



情缘驿站

名人话

我生活中的小幸福

■蔡淑娟



心灵的港湾，
这就是缘，
一生的缘！
——铁凝

婚姻家庭既是物质的承载，也是

星期六，我提着包急呼呼地去赶车，发现包里多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和一个水杯，心里顿觉温暖。我家这个闷葫芦老公，平时很少向我表白情感，但实际行动还是有的。比如：天冷了提醒我加件衣服，过马路时总牵着我的手，等等，处处像大哥哥一样呵护着我。

以前，我总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像白开水，也说不出老公有什么大毛病，小妹说：“你喜欢小资情调，姐夫务实，缺乏情趣。”实际就是这样，我希望节日他送束花，他却给我整一桌饭菜；我要是不高兴，他就说我什么时候能长大，这么大的人了还像个小女孩喜欢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原来常为此生气，现在想明白了，我们从小生活习惯不同，消费观念也不同，由他去吧。

我时常暗示自己，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去享受生活，用阳光的心态，去感受外界万事万物，所以我不与人比吃穿，不与人攀高低。同事双休日去外地春游，我和老公选择就地旅游。一个背包，一个水壶，一个照相机，私家车也不开，远程坐公交，近程徒步行走，包里带些水果、面包，两本杂志，一起去融入大自然。在我们玩的时候，一旦兴致来了，就随意拍几张照片，饿了随便啃两口面包，渴了喝两口水，坐在草地上，什么都不去想，看看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偶尔有小鸟飞过，听它们叽叽喳喳欢快的叫声，我羡慕它们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更向往小鸟的自由。我给这一天的旅游，取了个有趣的名字，称之为“绿色浪漫之旅”。

春天来了，我们应该放飞自己。空闲时，领着孩子和老公一起，到附近的公园晒晒太阳，打打羽毛球，沐浴一下春风的温柔，看看湛蓝的天、洁白的云，聆听鸟儿清唱，我同样觉得十分惬意。我们夫妻靠工资吃饭，饭桌上很少有山珍海味，多是时令的蔬菜，但嚼到嘴里，饭菜味依然清香。

我们别把幸福指数定得太高，拍拍脚够得着的幸福最好，也别把幸福想得那么深奥，幸福就是点点滴滴的快乐，是一丝丝温情，是一个温柔的眼神，是亲人递来的一杯水，是朋友的一个甜甜的微笑，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小的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因为幸福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你感知到多少。

又到柳浪闻莺时

■周翔

清晨，漫步在荷塘——姑且就这么叫吧，四面垂柳围着一池清涟，与朱自清笔下的荷塘相仿。春天的脚步比往年快，柳叶儿已在嫩黄里泛着翠绿，柳条儿扶着轻风摇起小蛮腰；小荷蓄积了一冬的能量，正想露出诗意的尖尖角；远处的广场传来明快旋律，健美的人们跳起了舞。一个人在林荫小径惬意地走着、看着、想着……一抬头，猛见天空投来十数枚黑点，柳枝上映出了一群娇小的鸟儿。它们迅疾跃动，抛下一串清脆的声音——啾啾、啾啾，唧唧、唧唧。瞬间，我被眼前的小精灵吸引，被它们感动了。

这小小精灵是我记忆里的柳莺，江淮平原常见的最小的鸟儿，全须全尾就在孩童一握间。它生得太娇小了，小得让人难得注意，也都叫不上它的名。只有贫困年代乡村的孩子，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才会在春天里上学的路上，驻足、抬头，注视它在柳浪里跳跃、嬉戏、歌唱；观察它的娇媚，上身橄榄绿，腹下淡青灰，勾了淡黄眉线的是黄眉柳莺，系了金腰带的是黄腰柳莺。朴实的乡村孩子还给它起了通俗的名字：柳串儿、树串儿、柳树青、柳树精。

十年前的清明，我参加寻根之旅活动，在西子湖畔与香港友人胡国赞相遇。胡先生祖籍福建，在香港和东南亚置有产业；也奔走内地，做慈善公益。我的家乡就有他捐建的“侨爱心”小学。正是江南好风景，先生漫步西湖，徜徉熏风，驻足闻莺馆，鹤发红颜，豪情勃发。他从福建讲到香港、东南亚，从年轻时打拼讲到桑梓情，从漂泊人生讲到柳浪闻莺。我听得入迷，为之神往。时至今日，还记得在闻莺馆的问答。

先生指“啾啾”鸣叫的柳莺：你认得

这小鸟吗？
我答：是柳莺吧？我们那里叫“柳树精”。

先生点头：这名字好！柳莺柳莺，无柳不见莺，莺是“柳树精”。再考你，古诗文里有“草长莺飞”，有“几处早莺争暖树”，还有“自在娇莺恰恰啼”，知道说的什么鸟？

我从没把“柳树精”与耳熟能详的诗文联系起来，一时语塞。

先生得意：你知道你说的“柳树精”来自哪里、飞向哪里、归宿在何方？

不得了！第一次听人对小小鸟儿发“洪荒之问”。我没有想过，如何回答？

先生更加得意：“柳树精”是候鸟，它家住岭南，或者福建、台湾。每年春天到江南江北养蓄精神、寻找伴侣；夏天飞越长城，在内蒙古、东北筑巢产卵，养育后代；入秋再举家飞渡关山，返回南国，聚息故土。为了生存繁衍，它们年复一年，北来南回，信守时节，不忘归期。

小小生命，迁徙千里，真是了不起！我由衷地赞叹。

先生却轻轻叹息：就像我们这辈人，早年出去闯荡世界，后来有点积蓄，成家立业了，反倒眷恋家乡，怀念故土，想在有生之年做点什么，将来叶落归根，也心安理得。

那次相遇后，再过几年，又到柳浪闻莺时，老先生邀请台湾村里长恳亲团来江苏访问，来涟水品尝今世缘。这位年近八旬、背已佝偻的老人，颤巍巍地举起杯，操着闽南话祝酒：“两岸同胞今生有约，今世有缘……”

2021年8月，是柳莺南回的归期，胡国赞先生在南京病逝，享年84岁。

亲缘依依

怀念父亲

■张学飞

1992年12月13日，对我的战友兄弟来说，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是终生难忘，因为从那一天开始，21岁的我没有了父亲。

我清楚记得，在父亲弥留之际的星期五，也就是1992年12月11日，家兄给我发了加急电报。电报到达时，部队刚好放假。这样，我的加急电报就被滞留到星期一的早上上班时才由团里面传到我所在的单位。等到14日早上上班时，副中队长匆忙而又紧张地把我从飞行的队列中，叫到一个无人的地方，让我立即收拾行李离队回家休事假，并且告诉我父亲病危，让我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大脑一片空白，用最快速度收拾了军包，然后就从东北小城辽宁绥中，坐汽车到河北山海关火车站转车，又从山海关坐了十多个小时火车到江苏徐州。火车到达徐州时是夜里11点多，已没有到淮安的汽车。等我坐上徐州开往淮安的汽车时，已是15日上午9点多，到达家乡淮流路四支大堆站点时已是15日下午近4点。当我跌跌撞撞走到通兴桥头时，迎面碰到了村里一位长辈，第一句话就问我：“学飞你怎么才回来啊？你父亲今天刚刚下葬……”

父亲是一名人民教师，为人师表，备受乡亲的尊重和爱戴。父亲在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阅读和喝酒。《红楼梦》《西

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文学作品，都是父亲的最爱。

父亲离世时虽然只有51岁，但拥有33年的教龄。33年，他培育了很多学生，很多孩子在父亲的教导下走出了村庄，迈向了人生更高的舞台。

父亲特别善良，他教的孩子和孩子的家长都非常喜欢他，父亲在十里八乡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1990年3月份，我如愿入伍后和父亲两地书信不断。父亲在信中经常教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告诉我在部队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团结战友、尊重首长，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

失去父亲的日子，是我一辈子难以治愈的痛，这难以描述的痛，还有那些难以诉说的煎熬，让我和母亲举步维艰。或许是父亲注视我的坚毅眼神给予我无比的坚强、无比的勇敢、无比的自信，让我一直向前，努力奔跑。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听着稚嫩的童声翻唱这首让人无奈又心伤的歌曲，一遍又一遍，我再次哽咽，泪眼婆娑。父亲，您的青丝一根都没有变白，却走得步履匆匆……假如您还活着，今年您就82周岁了，您不曾老，却早早地离我而去……

有一种爱不请自来

■星云

这是一个有54户家庭聚居生活的大集体，54户人家共用一台微波炉、两个水池、一个阳台，阳台上挂满各式衣物，想找衣服，得在各式内衣、外衣和裤子下钻来钻去、拨来拨去地找。这样的生活，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急眼，更没有人骂街，相反，倒是有一种爱不请自来。

因为父亲生病，我带他入住医院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共有54张床位，住着54位患者，临时组成了一个拥有54户人家的大家庭。

记得入院第一天，我到茶水房打开水，就有病患的家属指给我，热水瓶应该怎么放置，怎么接水，开水溅出才不易烫到人；另一位患者家属告诉我，剩饭剩菜应该倒在哪；还有一位提醒我，阳台

上衣怎么晾。原来，共用阳台的一头晾湿衣服，然后一点点往另一头挪。这样，就不至于干湿混挂，导致湿的正滴水，和半干的混在一起，将半干的衣服再次淋湿，影响及时穿着。因为病房不比家里，没人备有许多衣服。

我陪父亲入住这个大家庭的日子里，不停有人进进出出，痊愈了出院，腾出的空病床又住进了新病号，虽然都不熟悉，从前也都未遇过，但无一例外，很快就熟悉了起来。同在一个屋檐下，因为空间狭小，必须互相谦让，互相关爱，才能将这或长或短的住院日子过得平安无事，顺利康复出院。在这里，病人一心扑在了康复上，陪护的人一心扑在服侍上。

缘分天空

國緣V9 清雅酱香

成大事必有缘



【酱香新经典】

《缘文化》版由
淮海晚报社、今世缘酒业
联办